



1938年初春的天津，空气中还残留着冬日的寒意。海河两岸的杨柳刚刚抽出嫩芽，却已被一层薄薄的煤灰覆盖着，自去年7月日军占领天津以来，这座北方重要的港口城市就笼罩在压抑的气氛中。

仁济堂药店的铜铃叮当作响，一个穿着藏青色长衫的年轻人推门而入。他身形挺拔，面容清俊，眉宇间带着与年龄不符的沉稳。

“徐伯，我回来了。”周维明摘下帽子，拍了拍肩上的灰尘。

柜台后，满头银发的徐掌柜抬起头，老花镜后面的眼睛闪过一丝担忧：“怎么去了这么久？路上没出什么事吧？”

周维明环顾四周，见店里没有外人，才压低声音道：“英租界那边增加了巡逻，绕了点儿路。”他走到柜台内侧，从怀中掏出一个油纸包，“这是盘尼西林，老李他们急需的。”

徐伯接过药包，微微发抖：“少爷，这太危险了。日本人现在查得紧，要是被发现……”

“我知道风险，但前线伤员等不了。父亲生前常说，医者仁心，现在国难当头，我们周家不能坐视不理。”周维明打断他，声音坚定。

药店里弥漫着草药的苦涩香气，周维明走到后堂，从暗格中取出一本账册，表面上看是普通的进货记录，实际上却记载着为抗日武装提供的药品清单。自从父亲因拒绝为日军医院供药而被杀害后，25岁的周维明更加坚定了抗日的决心。

“少爷，刚收到消息。”徐伯跟进来，递过一张纸条，“老地方，今晚七点。”

周维明点点头，将纸条烧掉。灰烬落入茶杯中，泛起一圈涟漪，就像他此刻不平静的内心。

傍晚时分，周维明换了身粗布衣裳，拎着药箱出门。夕阳将他的影子拉得很长，街道上行人稀少，偶尔有日军的摩托车呼啸而过。他故意绕了几条胡同，确认没人跟踪后，才拐进法租界边缘的一栋小楼。

“周先生来了。”开门的是个精瘦的年轻人，脸上有道疤，“李队长等您多时了。”

屋内烟雾缭绕，几个汉子围着一张天津地图低声讨论。为首的男子抬起头，左臂缠着绷带，此人正是冀东抗日游击队天津联络站负责人李振国。

“维明，情况有变。”李振国直入主题，“我们得到情报，日军要在杨柳青建立化学武器仓库。”

周维明心头一震：“毒气？”

“对。”李振国面色凝重，“更糟的是，他们抓了一批中国劳工去修建，事成后很可能……”他没说完，但在场所有人都明白言外之意。

“需要我做什么？”周维明毫不犹豫地问。

“两件事：一是准备解毒药品清单，二是……”李振国压低声音，“南开大学有位化学系教授掌握了仓库设计图，需要有人去取。”

房间里安静得能听见呼吸声。周维明知道，这意味着要深入虎穴。他想起父亲被带走那天的情景……

“我去。”周维明的声音很轻，却异常坚定。

离开时已是深夜。周维明走在空荡的街道上，突然听到身后有脚步声。他假装系鞋带，用余光瞥见两个黑影迅速躲进巷口，心脏猛地收紧，他加快脚步，拐进一条胡同。

追逐在狭窄的巷道间展开，周维明熟悉这里的每一条岔路，但追兵显然也训练有素。转过一个拐角时，他猛地撞上一个人。

“嘘！”对方捂住他的嘴，是个女声，“跟我来。”

他被拉进一间废弃的仓库，月光从破窗照进来，周维明这才看清救他的人——是个二十岁出头的女子，短发利落，眼睛在黑暗中闪闪发亮。

“你是仁济堂的周先生吧？我是沈静宜，南开大学化学系助教。”女子松开手。

周维明惊讶地瞪大眼睛：“你就是……”

“对，张教授的学生。”沈静宜点头，“特务盯上了，今晚不能回药店。”

远处传来日语的喊叫声和犬吠。沈静宜拉着周维明躲到一堆麻袋后面，两人屏住呼吸。月光下，周维明注意到她额角的汗珠和微微发抖的手——这个看似镇定的姑娘也在害怕。

“为什么冒险帮我？”他低声问。

沈静宜沉默片刻：“我父亲是东北军的，死在沈阳。”她的声音很轻，“有些事，总得有人做。”

追兵的脚步声渐渐远去。周维明突然意识到，在这乱世中，有太多像他和沈静宜这样的普通人，被迫成为战士。

二

三天后的深夜，仁济堂后院。

周维明将最后一批药品装入防水的油布包。徐伯在一旁帮忙，动作比平时慢了许多。

“徐伯，您去歇着吧。”周维明轻声说，“这些我来就行。”

老掌柜摇摇头，白发在油灯下泛着银光：“少爷，老头子活了大半辈子，没想到老了还要做这等刺激的事。”他苦笑一下，“老爷要是知道你现在干的这些……”

“他会理解的。”周维明系紧包裹，“您知道吗？我小时候最怕喝药，每次生病都躲着父亲。有一次发高烧，父亲追了我三条街，最后在河边留住我。他一边骂，一边背我回家，熬了一整夜……”

声音戛然而止。周维明低头继续整理药品，不让徐伯看到自己发红的眼眶。

突然，前门传来急促的敲门声，两人同时僵住。

“周先生！快开门！”是小周的声音，那个脸上有疤的联络员。

周维明刚打开门，小周就跌了进来，胸口一片血红：“特务……查到了……仁济堂……快走……”

话未说完，年轻人就倒下了。远处传来摩托车的声音，越来越近。

“少爷！后门！快！”徐伯脸色煞白。

周维明却站着不动：“徐伯，您带药品从密道走，去找沈小姐。我得留下销毁账本。”

“你疯了！”

“来不及了！”周维明推着老人向后院走去，“告诉沈静宜，明天中午，老教堂见。”

前门的砸门声震耳欲聋。周维明迅速烧掉账本，将灰烬撒入药碾中。当他转身时，日军已经破门而入。

为首的军官穿着笔挺的军装，金丝眼镜后的眼

睛冒着寒光，他就是特务队长佐藤健一。

“周桑，久仰大名。”佐藤的中文几乎听不出口音，“有人告诉我，仁济堂不只卖药。”

周维明强装镇定：“长官明鉴，小店只做正经生意。”

佐藤冷笑一声，挥手示意士兵搜查。药柜被推倒，药材撒了一地。

“报告，发现暗格！”一个士兵喊道。

佐藤走过去，从暗格中取出一张未烧尽的纸条，上面隐约可见“化学”“南开”等字样。

“带走。”他简短地下令。

周维明被粗暴地押出药店。夜色中，他最后看了一眼仁济堂的招牌——祖父亲手题写的“仁心济世”四个大字，在月光下显得格外清晰。

三

审讯室里的时间仿佛凝固了。周维明记不清自己

津门药香

潘正伟



被关了多久，手腕上的绳索已经磨出血痕。佐藤每隔几小时就会出现，重复同样的问题：

“南开大学谁在帮你？图纸在哪儿？”

周维明始终沉默。直到有一次，佐藤失去了耐心。

“周桑，我很欣赏你的骨气。”他摘下眼镜擦拭，“但你知道我们怎么对付不合作的人吗？”

他拍拍手，两个士兵拖进来一个“血人”——是徐伯。

“徐伯！”周维明挣扎着想要站起，却被按回椅子上。

“少爷……我没事……”老人虚弱地说，嘴角渗出血丝。

佐藤掏出手机，慢条斯理地上膛：“最后一次机会。”

周维明咬紧牙关。他知道，说出沈静宜的名字意味着什么，但看着从小照顾自己的徐伯……

“我说。”他垂下头，“图纸在……”

枪声突然响起。周维明猛地抬头，只见徐伯不知哪里来的力气，竟撞向佐藤。第二声枪响，老人缓缓倒下。

“老东西！”佐藤恼怒地踢开徐伯的尸体，转向周维明，“看来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！”

接下来的拷问，周维明几乎失去了意识。恍惚中，他听到爆炸声、喊叫声，然后是牢门被踹开的声音。

“维明！醒醒！”熟悉的女声。

沈静宜的脸出现在视线里，沾着血迹和灰尘。

“你怎么……”周维明声音嘶哑。

“李队长带人袭击了宪兵队。”她解开绳索，“能走吗？”

周维明勉强站起，看向角落里的徐伯。沈静宜拉住他：“来不及了……我们必须赶紧走。”

他们穿过硝烟弥漫的走廊。外面枪声不断，游击队正在与日军交火。沈静宜扶着周维明钻进一条地下管道，潮湿腐臭的气味扑面而来。

“这是……”

“英租界的老排水系统。”沈静宜打开手电，“能通到海河边。”

管道里水流湍急，两人艰难前行。

“图纸呢？”他问。

沈静宜拍拍胸口：“在这里。张教授……牺牲前交给我的。”

黑暗中，周维明看不清她的表情，但听到声音里的哽咽。

“前面有光！”沈静宜突然说。

出口处，李振国带着几个游击队员在等候。见到他们，李队长明显松了口气：“快上船！日军封锁了所有路口。”

小渔船在夜色中悄然驶离岸边。周维明回头望去，天津城笼罩在火光中，但他知道，在那片火海之下，还有无数像他、像沈静宜、像徐伯这样的人，在黑暗中坚守着希望的火种。

“接下来去哪儿？”周维明问。

李振国递给他一把枪：“根据图纸，我们要摧毁那个化学仓库，需要熟悉天津地形的人带路。”

周维明接过枪，冰冷的金属触感让他想起父亲常说的话：乱世之中，救人者先须自保。他看着沈静宜坚毅的侧脸，突然明白，有些战斗，不是为了生存，而是为了不让这个世界彻底沦为野兽的丛林。

“我去。”周维明说，声音比想象中平静，“我有办法进仓库。”

渔船顺流而下，驶向黎明前最黑暗的夜色。但周维明知道，在某个地方，天终将破晓。

四

黎明前的海河泛着铁灰色的光。周维明坐在渔船角落，用沈静宜递来的纱布包扎手腕上的伤口。河水拍打船身的声音掩盖了他们的低语。

“杨柳青仓库的平面图显示有三个人口。”沈静宜展开一张泛黄的图纸，手指在上面轻轻移动，“主入口有日军把守，西侧是劳工通道，最有可能突破的是这里——她的指尖停在一处处排水口标记上。

李振国凑过来看：“排水系统能通到里面？”

“应该可以。”周维明接过话头，声音因伤痛而沙哑，“天津的老排水系统像迷宫一样，但我在仁济堂这些年，经常给下水道工人看病，听他们讲过不少……”

他想起那些来治风湿的老工人中，有个叫老赵的，总爱一边喝酒、一边吹嘘自己闭着眼睛都能走通天津地下的每一条管道。

“有人能带路。”周维明抬头，眼中闪过一丝希望。

“老赵，六十多岁，在工部局干了三十多年下水道维护。”

沈静宜眼睛一亮：“能找到他吗？”

“他家住板桥胡同。”周维明回忆道，“但现在是戒严时间……”

李振国拍了拍腰间的手枪：“天亮后我派人去找。

维明，你伤得不轻，先跟沈小姐去安全屋休息。”

渔船在一片芦苇荡中靠岸，周维明艰难地站起身，腿上的伤口让他踉跄了一下。沈静宜立刻扶住他。周维明突然想起第一次见到她时，那个在月光下镇定自若的短发姑娘。短短几天，他们却仿佛共同经历了半

生的惊险。

安全屋是河边一间废弃的渔棚，潮湿阴冷但隐蔽。沈静宜找来干草铺成床铺，又从药箱里取出酒精和棉球。

“把衣服脱了。”她命令道，语气不容拒绝。

周维明尴尬地解开血迹斑斑的衬衫，露出背上交错的鞭痕。沈静宜倒吸一口冷气，但很快镇定下来，用蘸了酒精的棉球轻轻擦拭伤口。

“忍着点。”她的声音柔软下来。

“为什么冒险救我？”周维明突然问，“你本可以带着图纸直接找李队长。”

沈静宜的手停顿了一下：“因为……”她的耳尖微微发红，“只有你能看懂上面的药材标记。”

周维明知道她在说谎，图纸上的化学符号根本不需要药材知识。

“徐伯……他是个好人。”她轻声说，包扎的动作更加轻柔。

周维明闭上眼，脑海中浮现老人最后的笑容。刻骨铭心的痛楚再次袭来，比背上的伤口更甚。

“他看着我长大。”周维明声音哽咽，“父亲去世后，他就是我唯一的亲人……”

沈静宜的手轻轻覆上他的肩膀，温暖透过掌心传来。两人都没再说话，但某种无需言说的默契在晨光中悄然生长。

五

正午时分，老赵被带到了芦苇荡。这个佝偻着背的老人见到周维明，浑浊的眼睛顿时湿润了。

“周大夫！我们还以为你……”老赵抓住周维明的手，粗糙的掌心满是老茧。

“赵叔，现在有个重要任务。”周维明指向图纸，“能带我们从这里进入杨柳青仓库吗？”

老赵眯起眼看了一会儿，突然咧嘴一笑：“嘿，这地方啊！有一年发大水，就是我带人通的这条管道！”

计划很快制定完毕：天黑后，由老赵带路，周维明、沈静宜和五名游击队员通过排水系统潜入仓库，放置炸药；李振国带人在外围制造骚动吸引日军注意。

“有问题。”沈静宜皱眉，“化学武器一旦泄漏……”

“需要防护。”周维明思索片刻，转向老赵，“赵叔，记得您说过下水道里有废弃的防毒面具吗？”